

出土文獻と秦楚文化 第8號

出土資料と漢字文化研究會編

出土文獻と秦楚文化 第八號

出土資料と漢字文化研究會編

提要

本文章論述郭店簡書里的“情”之哲學含義，以及其與性、禮等關鍵概念之間的關係。採用的主要資料是所稱的《性自命出》一部佚籍，而本文章涉及其他一些簡書和儒家的古典，如《孟子》與《荀子》。

1. 最近出土的古代中國傳抄本中，百分之九十是佚籍。因此這些從公元前四世紀到二世紀古墓出土的資料使學術界對早期中國思想史重新思考，而且提供了關於先秦哲學思想討論的契機和新的信息¹。

在本文章中，筆者想利用 1993 年出土于湖北郭店的簡書來討論一下“情”這個概念的意義。有關出土文獻的時期，專家們一致同意前推到從公元前 350 年到 270 年²；這就意味着出土文獻明顯地是根据更早期的原本傳抄下來的。

郭店的發現是重大的。除了出土了一係列與《老子》的源流有關係的傳抄簡本，也有許多有關儒家³思想、哲學的佚籍⁴。其中之一，即以《性自命出》命名所知的文獻，對“情”做出了全面、係統的闡述，因而筆者以此簡書為本論文的主要資料。

1. 1 “情”在中國哲學和非哲學詞彙中確實是最複雜、最難理解的術語之一。即使我們研究的領域不出于先漢古簡，“情”還是難以理解：如 Anne Cheng 最近顯示的⁵，情的概念內涵許多不同的含義。本人提到過在“情”釋義領域中先漢研究是假設界定，這是因為某些學者主張了此術語僅在漢代獲取其最基本的含義，即“情感、感情、激情”。A. C. Graham，最早懷

¹ 見 Shaughnessy 2005 年, Boltz 2005 年, Andreini 2004 年。

² 為了一個詳解，見 Allan and Williams (主編) 2000 年; 《中國哲學》，20; 陳鼓應 (主編) 1999 年。

³ 見 Nylan 1999 年, 2000, 2001 年和 Nylan 2003 年; 也見 Zuffery 2003 年。

⁴ 一部包含 730 竹簡得照片的書被出版于 1998 年 (《郭店楚墓竹簡》) 除了包含《老子》的五分之二的三祖文獻以及《性自命出》(即本文章參考的主要資料) 以外，郭店出土古籍包括以下佚籍：《太一生水》(接近《老子》的風格的一篇論文); 《緇衣》(于今本《禮記》中的《緇衣》篇的內容大体相合)、《魯穆公問子思》; 《穹達以時》; 《唐虞之道》; 《忠信之道》; 《成之問之》; 《尊德義》; 《六德》; 《語叢》(一到四); 《五行》; 最後一種文獻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土的馬王堆帛書里已被發現 (此本和郭店本一致，可是帛書本包括“經”和“說”，而簡本只有“經”)。

⁵ Cheng 1999 年, 31 頁。

疑“情”實際上併無感情等意思的學者之一，聲言到在先漢文學中，甚至在《荀子》里，“情”從沒有過‘情感’的意思。在《荀子》里，它作名詞時有“事實”的意思。作形容詞時，其義為‘真實的’。作副詞時，有‘真實地’之義（這種用法在《墨子》里是比較常見的）⁶。Graham也寫過，X（即某物）的“情”是“what is genuinely X in it”，“what X essentially is”。⁷“情”也跟某物的名字有關，因為如果X缺少X的情，它不能叫作X⁸。

儘管他對Graham把情當作“真性”有懷疑，Shun Kwong-loi（信廣來）還是證實了Graham的見解，即情就是“某物究竟是什麼”，部分原因是他懷疑“把阿里斯托德思想結構實施于古代中國思想家”是正確的，另部分原因是古代中國思想家是否分別本性和偶然性還不太清楚⁹。

Sarah Allan一樣地同意直到漢代“情”不當作情感和感情講。以前，“情”只作某人的天賦解。“而不專指某人的情感”¹⁰。

按照Chad Hansen觀點，謀物之情“are the reality-related, accessible criteria that practically guide use of its name... qing, in sum, are all reality-induced discrimination or distinction-marking reactions in dao [道] executors”。¹¹這裡“道”所指的是允許我們了解世界的指向。Hansen又闡述到，甚至就《荀子》里，“情”不指情感，而指對外在事情的未受教育的影響的自然反應¹²。

Maurizio Scarpari採用“情”是在人類本性里最有本能性的組成部分的定義，萌發了“本能的本性和感情的本性”¹³，以表現“性”的無預設的、包括感情、欲望、和情感的活動。

可是，除了討論“情”的哲學含義以外，如果要研究此概念，首先要弄清楚它基本的、注目的意思：一方有“感情，欲望，和情感”，另一方有“真情，情氣，情性”。

假如可能的話，如果我們試着在“情”的主要含義（一方固有的“本性，真性，情性”，另一方“欲望，感情，情感”）里尋求一個共同的語義基礎，為了給這個字一個全面、系統的定義，我們就要做出如下結論：“情”所內含的真理的意思恰好適合於滿足本能情欲¹⁴的基本需要¹⁵。

為了深入研究“情”的廣泛與狹義性，必須了解在儒家傳統里對於這個概念的辯論，也要注意其倫理上的含義¹⁶。實際上，如果我們承認“情”是指本性的，（即“a basic motivation structure”，如Antonio Cua給它下的定義）¹⁷我們就要針對“情”的道德上的曖昧性。一方面，“情”被認為是某物真正是什麼、隨機怎麼行為和發展；另一面，它會導致一些問題：如

⁶ Graham 1986年, 59頁。

⁷ Graham 1986年, 60頁。

⁸ Graham 1986年, 63頁。

⁹ Shun Kwong-loi 1997年, 185頁。

¹⁰ Allan 1997年, 85頁。

¹¹ Hansen 1995年, 196頁。

¹² Hansen 1995年, 202頁。

¹³ Scarpari 2003年, 和1998年, 495頁。

¹⁴ “情欲”在哲學文學是常見的，例如見《呂氏春秋》2/6a-8a。

¹⁵ 見《商君書》，2/5b；《荀子》11/4/60，82/22/3（這裡荀子提供“情”的定義），82/22/63；《禮記》9/23也必須參考的，常常被引用以證明“情”是情感、感情之義。

¹⁶ 如陳鼓應（1999年，402-411頁）和李天紅（2001年）指出，應該在儒家古籍中更深刻地調查“情”是否被釋作“實”或“感情”。

¹⁷ Cua 1997年, 381頁。

《荀子》闡述，假使人盲目地追隨情，會造成道德敗壞和矛盾產生的後果¹⁸。

這就使我們達到了研討情性的最重要論點之一：先漢儒家的討論主要圍繞着人之生來本性和他受教育後所得到的、超過禽獸的道德水準的境況之間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思想家願意深入分析人固有、客觀的、精神物理性感情的現象，以回避促使人本性理想化的美妙微言。

最近發現的一些傳抄本，象《性自命出》，強調這種自然傾向和道德修養之間的矛盾，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值得仔細考慮的理論解決方法。

2.

《性自命出》在儒家文化里到底屬於哪一個學派，是現在研究竹簡文獻的熱點。許多學者同意李雪勤先生最初的假設：他斷言郭店楚墓一些古籍，如《緇衣》、《五行》、《魯穆公文子思》皆出於相傳是子思（約公元前483至402年，孔子之孫和曾子門徒）所著的《子思子》一部佚籍¹⁹。

《性自命出》的發現再一次引起了對《子思》的興趣。因此，稱頤（1033—1107）認為是子思所著的《中庸》，也重新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沈約（441-513）²⁰也把《中庸》以及一些在漢代與《中庸》一起編輯在《禮記》里的文獻（即《表記》，《緇衣》，《坊記》）都歸于子思之手。而且，司馬遷（約公元前145-86）在《史記》里也寫過在子思（仍然被認作是《中庸》的作者）和孟子（約公元前390-305）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繫：孟子似乎也是子思關門弟子之弟。依此，有人（荀子也許首當其衝）²¹把思孟派分別出來了。

一些當代學者也提出在《性自命出》和郭店出土的其他文獻如《六德》以及《孟子》所闡述的告子（公元前420-350）的思想之間有相似之處²²。別的學者們象陳來認為《性自命出》的作者很可能是子游或公孫尼子²³。

再加上，我們還要面對本文獻的組織編排的問題。很自然地竹簡的繩索脫落了，專家們還在重新編排竹簡次序。因此，《性自命出》的各種不同的版本已被推出²⁴。不管怎樣，到此階段，幸虧與《性自命出》內容大約相同的上海博物館所藏的《性情論》²⁵，我們已能回答一些有關《性自命出》的源流的重要問題²⁶。

¹⁸ 見《荀子》89/23/57。

¹⁹ 《子思子》是在《漢書》30/16b被提到的。《子思子》和郭店文獻的關係是被李學勤於邢文1998年，28-30頁討論的。又見姜廣輝1998-1999年；郭沂1998年，33頁。關於《孟子》和郭店文獻（包括《性自命出》）的關係，見郭齊勇，1999年；梁濤（其主要內容是上海傳抄本《性情論》的研究）。

²⁰ 見張心澂（編者）1998年，620頁。

²¹ 《荀子》證實思孟派的內關係；更重要的事，按荀子之闡述，其關係的所在就是孟子和子思都主張“五行”理論（也許是依靠馬王堆和郭店出土的兩本《五行》篇的理論）。見《荀子》，16/6/10。

²² 見Scarpari 2001年；陶磊；陳鼓應1999年，404頁。關於荀子和郭店文獻的關係，見Goldin 2000年。

²³ 陳來1999年；丁四新1999年（此文章也討論《樂記》與《性自命出》的相似之處），2000年。

²⁴ 見連邵名2000年。

²⁵ 馬承源校訂的《性情論》，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冊。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董店購進了大約1200塊竹簡。可能這些簡書是從公元前4到3世紀處於古代楚國的古墓被盜的。這些竹簡包括早期儒家有關音樂、詩和占卦的佚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冊還包括三種文獻：《性情論》，《緇衣》和所稱《孔子詩論》（此文獻之初，有“樂亡離情”一句，相傳是孔子所言）。

²⁶ 關於《性自命出》和《性情論》篇章分合與簡序的問題，陳偉先生做出了特大的貢獻（見陳偉2004年）。

2.1

我們現在來直接看看《性自命出》。文章首句如下：

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後行待習而後定（簡 1-2）

然而，“性”這個概念的內涵是什麼？

喜怒哀悲之氣性也（簡 2）²⁷

《性自命出》繼續如下：

及其見于外則物取之也（簡 2）

此闡述重復在第 10 簡和 11 簡中“凡動性者，物也”。
現在我們就來到關鍵所在：

性自命出（簡 2）命自天降（簡 2, 3）道始于情（簡 3）

“道始于情”之含義可能是道與情不相違，也許這句話會證明從一開始人的心靈教化和“情”相應，但不一定人是唯循順情而得之。

不過有一個問題值得細思：我們引用的語句併沒講到道生或出于情，但說道始于情。此類陳述併不贊成道是根深蒂固在人內在的情（假使我們同意情是指一種包括人所有感情活動狀態的內在本性，即如 Cua 所說，“motivational structure”）。

成就道的過程始于表達感情、與“性”相應的能力的啟動；併且此能力必須適合于禮而表達于外。由性到禮，就是一種由內（或“中”）到外的過程。

在下一句里，《性自命出》清清楚楚地建立了性和情之間的關係：

情生于性（簡 3）

這是在郭店文獻中又出現于另外兩處的非常重要的論點：一處為《性自命出》第 40 簡里，其二為《語叢》二的第一簡。如連劭名指出²⁸，性和情的關係可由靜動關係來說明，犹如水和波浪，象《中庸》之疏所用的比喻。筆者認為《孝經》中的《援神契》也可參考；按此章，性指本，情指末。說情是末，暗指性和情之間也是內外關係，即如朱熹《中庸》注里所言（最近陳來、向世陵和郭齊勇也採用此觀點）²⁹。

情生于性，因為情被性激發，而性被物激發。情和性的界定似乎是：情所指是一種表現于外的現象，而性是內在的、潛在的狀態。以上所說，在《性自命出》簡 6 清楚可見：

²⁷ 這個觀點與《大戴禮記》10.1/60/19 有所相似。參考《逸周書》58/33/15。朱熹《中庸》注中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見《四書》集注，18 頁。

²⁸ 連劭名 2000 年，36 頁，陳禮貴。

²⁹ 陳來 1999 年，304 頁；向世陵 1999 年，71 頁。郭齊勇 1999 年，25 頁。

雖有性心弗取不出

情的作用可說是揭示性的內容：

始者近情（簡 3）³⁰

終者近義（簡 3）

知[情者能]出之（簡 3, 4）³¹

此句里所“出”是情還是道？筆者傾向于認為次者解釋，可是作者也許指表現與道相應的情的能力：

知義者能納之（簡 4）

此文獻讓我們了解到內出（即情感之表現）和外入（即從外邊受到的禮儀的影響）的過程：

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入（簡 19, 20）

又由中出者仁忠信（簡 21）

不幸地已被損壞的《語叢》一，繼續陳述“由外入...”。就本人而言，有可能原文此後有：“義、聖、智”，而此就是郭店出土的《六德》所涉及的六種道德之三（其他為仁、忠、信）。這很明顯地與孟子所闡述告子主張的“仁內義外”³²見解非無關。《六德》之 26 簡也含有同樣的說法：

仁生于人義生于道或生于內或生于外

此非常貼近《性自命出》和《語叢》一的 22、23 簡。
現在我們再回到《性自命出》：

好惡性也（簡 4）

所好所惡物也（簡 4）

善不[善性也]（簡 4）

³⁰ 此問題被彭林分析得很詳細。

³¹ 殘缺之處，以上博的《性情論》來補。

³² 見 Scarpari 2003 年。

第 4 簡最後一句講到的話題很可能是“性”³³，對此上博所藏《性情論》傳抄本也提供了新證明。按照王充（27-97?），儒家的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³⁴。如果上述對簡 4 之末的見解是正確的，那就說《性自命出》此話和世碩的論點有關是很自然的。這些見解跟孟子的思想間隔很大，所以陳寧辯護郭店出土的儒家文獻可看作是荀子的“性惡”³⁵思想的先行論。不過，筆者還是仍然認為郭店文獻，包括《性自命出》，當作儒家思想家一支流派的代表。此派以“性”為人的共同點，而“性”是“morally ambivalent ... both normative and factual, as well as being both incipient and accomplished”³⁶。在“性”的解釋里，這種“善與不善合于情”的觀點，孔子的《論語》已經暗示了：“性相近也，習相遠也”³⁷。

我們現在看一看簡 18：

聖人... 理其情而出人之然後復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禮作于情。

以上引用的原文，在《語叢》二，簡 1，二部分里已被證明的。從那兒我們得知“情出于性”，接着是“禮生于情”³⁸。掌握為何此云“禮生于情”，而不云其生于性，是一個關鍵問題。理由大致是“性”含有引起過分、有害感情（如憤恨、哀傷、或恐懼）的因素。而禮恰好来源于人本性的能起平和激烈的感情和情感的作用。所以切忌不要把原因和結果混沌起來：情不是感情的來源，但對其顯而易見的成就起作用。

我們現在能明白為何簡 20 有如下之闡述：

君子美其情

儒家不斷地強調以禮來修道成教的需求。感情的表現是人類的基本特點；人需要得到欲望和情感的充分滿足，然而必須受到抑制作用的影响，以免傷害自己和其他人。仁、義、禮、樂的主要目的是使人協調地表現自己的情感，以免會破壞社會秩序的過分的感情衝動。

以上引用的《性自命出》簡 20（“君子美其情”）³⁹ 恰好反映這種態度。

我們不能排除美情之需要源于情之中庸性，即其非必惡之性（此與荀子之斷定性惡，正好相反）。有時，情可能也指一種情欲放縱，但更多次是指未受教育的影响、缺少道德觀考慮的基本精神狀態。

仁義始自情：所以人美其情而不美其性。更精確點兒，性是對處于道德之前、無道德性的私人感情和欲望之所在而言的。與此相對地，“情”指這些感情和欲望之所以成形的過程。因此，不必美化潛在的情感，而應該調整已經成形表現出來的情感，而這種情感就是在“情”的水准上表現出來的。由于上述原因，“情”就是自身有意識地修養提高的一種態度。

³³ 學者們一般同意于此句里，應該讀“性”，而連邵名（2000 年，36 頁）認為應該以“義”來補充；陳寧（2002 年，28，44 頁）願意用“心”。

³⁴ 《論衡》，13/36/8。

³⁵ 陳寧 2002 年，18 頁。

³⁶ 陳寧 2002 年，18 頁。

³⁷ 見《論語》17.2。參《性自命出》（簡 12，13）。

³⁸ 關於情和禮的關係，見《語叢》一，31 簡：“禮因人之情”。此類似《管子》2：64-12；《禮記》30/2；《文子》8/41/14（可是，這裡“情”被“性”代替）。

³⁹ 《禮記》7/25 曰：“君子禮以飾情”；《荀子》22 / 8 / 57 亦曰“以橋飾其情性”。

《性自命出》似乎證實了人和人道德上的差異究竟是依情、心而形成的（這裡心是對指導意志的才能）。按荀子的觀點，君子與小人有同樣的天命（即性），而雖然他們的欲望與嫌惡是一樣的，由心控制的选择為其所以有異。在此方面，《性自命出》與荀子有所界限，特別是簡 9 之解釋：“四海之內，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

可進一步推測，在《荀子》和《性自命出》里，性都是指自然、無道德性的天賦。這兩個文獻贊同“人之情甚不美”⁴⁰而“君子美其情”（簡 20）。不過，荀子把情減縮成一類必須屈服的自私欲望，而郭店文獻在這方面比較輕描淡寫。

我們現在看一看簡 29：

凡至樂必悲⁴¹ 哭亦悲皆至其情也

簡 42、43 也有相似的陳述：

用情之至者哀樂為生。

按簡 37-40，情指人真誠地參與其所為。在此意義上，情與偽⁴²是相對應的：

人之不能以偽也可知也（簡 37，38）

其過十舉其心必在焉（簡 38）

察其見者情安失哉（簡 38）

忠信之方也（簡 39，40）

信情之方也（簡 40）

情出于性（簡 40）

簡 50-52，按陳來是對王而言的，其內容有關我們的題目：

凡人情為可悅也（簡 50）

這裡，情指應該滿足而可滿足的“真實情感性”。但情也有另一種功能：某種行為，若是由“情”演變而來的，因其有真誠性，未成功也是可贊的。對此，以下之句可作證：

苟以其情雖難過不惡（簡 50）⁴³

⁴⁰ 《荀子》90/23/76/-77。

⁴¹ 《語叢》二，29 簡有相似之言。

⁴² 其實，《性自命出》里所見的只是“為”字，而其可讀為“偽”或表示目的之“為”。上博藏的《性情論》有“1”字。

⁴³ 《淮南子》的《謬稱訓》有相似之言（見《淮南子》10/2a）。關於《性自命出》和《淮南子》的相似點，見劉樂賢 2000 年。

不以其情雖難不貴（簡 50）⁴⁴

情也暗指使他人“信”自己的對自己的忠信。“信”這個字，已在簡 40 被提出，簡 23 又證實了信與情之間的關係⁴⁵：

凡聲其出于情也信（簡 23）

以下緊跟的句子展示人如果完全循順情，則能無為而有所為地獲得所望得到的效果：

苟有其情雖未之為私人信之矣（簡 50）

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簡 51）

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簡 51, 52）

最後兩句是把握情的意思關鍵處，而且讓我們指出情和性的區分。

性，作為人的天命，是感情動力的熔爐，而這些感情動力需要心的指導以屈服于意志和教育，才能被顯現成一種適合道德標準的形象。

情，至少是在《性自命出》里，可說是出于性的，或更正確地說，是作用于性。情又是人修養道德的“道”之起點，也是發展“禮”的最基本的因素。

結論

郭店、上博的一些竹書展示了在儒家文化範圍內對情和性的哲學辯論併未限于一直遺傳下來的文獻，如《孟子》和《荀子》。很明顯地，這兩部古籍僅僅提供了公元前三到四世紀知識界局部概況。加之，隨著淵源流傳，它們被專擅編輯，而這個過程可能把有關情、性的論點激進化了。關於道、禮、性、心和情之間的關係，和《孟子》與《荀子》里所見的有判斷性的著名口號（即“人性善”，“人性惡”）比較起來，我們分析的郭店文獻推崇比較混淆的觀點。

這些傳抄本里所出現的情的概念不完全適合內在的純然、單純的本性的釋義。這個“情”寧願指一種有關表達出情感、感情或本能的反應。明顯地，人行為的成就忠實于真誠情感時，那就可說人完全循順于情。在這種意義上，情（對比偽）比較接近儒家另外一個關鍵概念——“誠”（即完全循順自己心的真性）。

郭店文獻，特別是《性自命出》，告訴我們道德修練是個使表現人本性的需求，和通過不斷地學習聖人所培養起來的對外界感應的要求互相協調的漫長旅程。總而言之，也可以說，“情”有過濾器的功用：它能純淨內在的“喜怒哀悲之氣”和外來的動性之物，因而人就會以禮美其行為。

（楊侃和左冠明翻譯）

⁴⁴ 參考簡 46 和 47：“人之悅然可與和安者，不有夫奮作之情則柔”。

⁴⁵ 關於情和信的關見《論語》13/4（《子路》篇里的“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禮記》32/9，32/26，就是《表記》篇里的“信近情”，“情可信”“情有信”）；《莊子》16/6/29，19/7/3。

主要參考文獻

- Andreini, Attilio, “Nuove prospettive di studio del pensiero cinese antico alla luce dei codici manoscritti”, *Litterae Caelestes*, 1, 2005 年, 第 131-152 頁.
- Boltz, William G., « 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 », in Kern, Martin (ed.),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第 50-78 頁.
- Chan, Alan K.L. (ed.), *Mencius: Contexts and Interpretatio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 陳鼓應 (主編), 《道家文化研究》, 17, 上海, 三聯書店, 1999 年.
- , 《〈太一生水〉與〈性自命出〉發微》, 陳鼓應 (編), 1999 年, 第 393-411 頁.
- 陳麗桂, 《〈性情論〉說道》, <http://bamboo.silk.org/Zzkw/2002/C/chenligui01.htm>.
- , 《〈性情論〉說情性》, 謝維揚, 朱淵清 (主編),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上海, 上海大學出版社, 2004 年, 第 212-219 頁.
- 陳來, 《荆門竹簡之〈性自命出〉篇初探》, 《中國哲學》, 20, 1999 年, 第 293-314 頁.
- Chen Ning, “The Ide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Mencian Discussion of Human Nature: A Reexamination”, in Chan, Alan K.L. (ed.), 2002 年, 第 17-41 頁.
- 陳偉, 《郭店簡書〈性自命出〉校釋》, 謝維揚, 朱淵清 (主編),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上海, 上海大學出版社, 2004, 第 191-202 頁.
- Cheng, Anne, “Émotions et sagesse dans la Chine ancienne. L'élaboration de la notion de qing dans les textes philosophiques des Royaumes combattants jusqu'aux Han”, *Études chinoises*, XVIII, 1-2, 1999 年, 第 31-58 頁.
- 張光裕, 《郭店楚簡研究》, 台北, 藝文印書館, 1999 年.
- Csiksentmihalyi, Mark and Nylan, Michael, “Constructing Lineages and Inventing Traditions Through Exemplary Figures in Early China”, *T'oung Pao*, 89, 2003 年, 第 59-99 頁.
- Cua, Antonio S., “The Conceptual Aspects of Hsün Tzu'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XXVII, 4, 1977 年, 第 373-389 頁.
- 丁四新, 《論〈性自命出〉與〈公孫尼子〉的關係》, 《武漢大學學報》, 5, 1999 年, 第 38-41 頁.
- , 《論〈性自命出〉與思孟學派的關係》, 《中國哲學史》, 4, 2000 年, 第 28-35 頁.
- , 《論郭店楚簡‘情’的內涵》, 《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二), 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第 135-166 頁.
- 丁原植, 《楚簡儒家佚籍的‘性情’說》, 謝維揚, 朱淵清 (主編),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 上海, 上海大學出版社, 2004 年, 第 220-242 頁.
- Goldin, Paul Rakita, “Xunzi in the Light of the Guodian Manuscripts”, *Early China*, 25, 2000 年, 第 113-146 頁.
- Graham, A.C., “The Meaning of ch'ing 情”, Appendix to “The Background of Mencian Theory of Human Nature”, reprinted in *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1986 年,

第 7-68 頁。

郭黎華,《〈性請論〉與〈性自命出〉中關於‘情’的哲學探索》,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43-247頁。

郭齊勇,《郭店儒家簡與孟子心性論》,武漢大學學報,5,1999年,第24-28頁。

郭沂,《試談楚簡〈太一生水〉及其與簡本老子的關係》,《中國哲學史》,4,1998年,第33-38頁。

,《先秦學術思想與郭店竹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Hansen, Chad, “Qing in Pre-Buddhist Chinese Thought”, in Joel Marks and Roger T. Ames (eds.), *Emotions in Asian Thought. A Dialogue i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lbany, SUNY Press, 1995年,第181-211頁。

姜廣輝,《郭店楚簡與〈子思子〉》,《哲學研究》,7,1998年,第56-61頁。

,《郭店楚簡與〈子思子〉——兼談郭店楚簡的思想史意義》,《中國哲學》,20,1999年,第81-92頁。

Knoblock, John,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 I, Books 1-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詩論簡校釋》,《中國哲學史》,1,2002年,第9-19頁。

李天虹,《〈性自命出〉與傳世先秦文獻‘情’字解詁》,《中國哲學史》,3,2001年,第55-63頁。

,《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李學勤,《荆門郭店楚簡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2,1998年,第28-30頁。

連劭名,《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的篇連與分合問題》,《中國哲學史》,4,2000年,第14-21頁。

,《論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的道》,《中國哲學史》,4,2000年,第36-40頁。

梁濤,《〈性情論〉與孟子天下之言性章》, <http://bamboosilk.org/Wssf/2002/liangtao02.htm>.

劉樂賢,《〈性自命出〉與〈淮南子·繆稱〉論情》,《中國哲學史》,4,2000年,第22-27頁。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Nylan, Michael, “A Problematic Model: The Han ‘Orthodox Synthesis’, Then and Now”, in Chow Kai-wing, Ng On-cho and John B. Henderson (eds.), *Imagining Boundaries.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 Texts, and Hermeneutics*, Albany, SUNY Press, 1999, pp. 第17-56頁。

, “Textual Authority in Pre-Han and Han”, *Early China* 25, 2000年,第205-58頁。

,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年。

歐陽禎人,《〈性自命出〉的情性思想研究》,丁四新(主編),《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二),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7頁。

彭林,《‘始者近情終者近義’子思學派對禮的理論詮釋》, <http://www.bamboosilk.org/Wssf/Penglin6.htm>.

Puett, Micheal, “The Ethics of Responding Properly: The Notion of Qing 情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in Halvor Eifring (ed.) *Love and Emo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Leiden, Brill, 2000年,第37-68頁。

Rickett, W. Allyn, *Guanzi: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ol. II, 1998年。

Scarpari, Maurizio, “Mencius and Xunzi on Human Nature: The Concept of Moral Autonomy in the Early Confucian Tradition”, *Annali di Ca’ Foscari*, XXXVII, 3, 1998年,第467-500頁。

, “La figura e il ruolo di Gaozi nel panorama filosofico cinese del IV-III secolo a.C.”, in Alfredo Cadonna and Franco Gatti (eds.), *Cina: miti e realtà*, Venezia, Cafoscarina, 2001年,第275-87頁。

, “The Debate on Human Nature in Early Confucian Literatur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3, 3, 2003年,第323-39頁。

Shaughnessy, Edward L., *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 Albany, SUNY Press, 2005.

Shun, Kwong-loi, *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年。

Tang Yijie, “Emotion in Pre-Qin Ruist Moral Theory: An Explanation of ‘Dao Begins in Qing’”, Tr. Brian Bruya and Hai-ming We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3, 3, 2003年,第271-81頁。

陶磊,《郭店儒簡與告子學說》, <http://www.bamboosilk.org/Wssf/Taolei2.htm>.

向世陵,《郭店竹簡性情說》,《孔子研究》,1,1999年,第70-86頁。

邢文,《楚簡五行識論》,《文物》,10,1998年,第57-61頁。

張心澂(編),《偽書通考》,上海,上海書店,1998年。

《中國哲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

朱熹,《四書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Zufferey, Nicolas, *To the Origins of Confucianism. The Ru in pre-Qin times and during the early Han dynasty*, Bern, Peter Lang, 2003年。